

《雲層之上》

賈平凹 × 武藝

源自「跨界對談」的火花綻現

「雲層上面的境界是一樣的。」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賈平凹近日攜新作《雲層之上：賈平凹對話武藝》（下稱《雲層之上》）亮相西安，與中國著名藝術家武藝以及眾多文學和藝術領域的嘉賓一起，將書中的對話延續到了線下。不僅讓現場讀者感受到了文學與藝術創作之間的連接，更從「雲層之上」的創作經驗中感受到賈平凹的人生哲學與智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與以往大部頭的小說創作不同，此次賈平凹推出的新作，採用了「跨界對談」的方式。賈平凹和武藝，一位是當代文豪，寫作之餘的書畫創作亦喚起人們對中國傳統文人畫家的追念；一位是可以文字來進行寫生的著名藝術家，在歐洲、在日本旅居創作期間，用一本本散文集來記錄畫家眼中所見。2019年5月31日，武藝和賈平凹曾用了一整天的時間對談。時隔兩年，這場對話最終被集結成《雲層之上：賈平凹對話武藝》一書，書中將作家和藝術家的創作經驗和人生哲學聯袂呈現，不僅是兩位作者之間不同職業身份的連接，也是他們各自對寫作者、書畫家雙重身份的關係凝視。

在《雲層之上》，二人的對話在美術創作、美術教育、文學創作、文學與藝術的連接等大眾議題上火花頻現，不僅為藝術工作者提供了可資參考的創作經驗談，也為不同藝術載體、審美機制的生成尋找關聯及答案。而在這場作家與藝術家的對話實踐之外，書中還收入賈平凹和武藝的藝術作品選輯，文字與圖像交織流動，給讀者提供了另一個視角。

書畫與文學是互補關係

在當日新書分享會現場，賈平凹與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們，首先分享了

新書書名中「雲層之上」的含義。賈平凹表示，「雲層之上」是創作者所追求的一種共通的人類意識、現代意識，可以突破民族、地域、身份、階層等等限制的一種創作境界和審美眼光。「當我們站在雲層之下仰望天空，以為天就是日月星辰、風雨雷電、雲彩變幻；當我們衝破雲層，到達雲層之上，才發現所有的雲層上邊都是陽光。」而談起兩年前的那場「跨界對談」，賈平凹認為，這場對話是跨界者的相互碰撞，跨界交談本身是思維開放的表現，在交談中碰撞的過程則是開拓思維的過程。賈平凹說，思維的開放性和創新能力對於創作者而言非常重要，在和武藝的碰撞中，他也發現許多有意思的觀點，這樣的跨界交談對於提高自己的創新能力很有益處。

「寫作和畫畫就是我自幼至今的兩大愛好。」在這本新書中，很多細節都體現出賈平凹對於書畫的喜愛。「我是書畫圈外的，我從沒有想過做書法家、畫家，但我對書畫的喜愛是從小就有的。一方面小學裏有寫字課，從小就臨帖，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書畫是人的生命中本來就有的東西，只是多和少、開掘不開掘的問題。」而提及文學與繪畫的關聯，賈平凹談到，文學和別的任何藝術在根本性上是一致的，但各自獨立，誰也



●賈平凹《雲層之上：賈平凹對話武藝》新書分享會上發言。受訪者供圖

替代不了誰。「有些東西無法用文字寫出來，我就寫字、畫畫。書法、繪畫和寫作對我來說是互補的。這種互補我知道它的好處。但文學對於我來說是第一，為了保證第一，別的我都可以捨棄。所以從這點講，書畫算餘事。對待餘事，我多少有些玩兒的意思。它對我的文學創作有極大益處，我雖是玩兒的狀態，但真正到了書畫創作時又是敬畏認真的。」

藝術的靈魂就是創新

在賈平凹的創作中，像這次這樣，與一個畫家對話，並組織成書，還是第一次。賈平凹形容，《雲層之上》

對他來說是一本特別、藝術、考究的書。「雖然說各個藝術門類基本上是相通的，但是也有不可替代的。比如說有一些場景，你再好的文學家，再好的文字也無法表達它，你只能用畫面表達它，但有一些東西你通過畫面傳達不出來，你需要文字，或者是音樂。」他說，「大藝術家、大天才，就是他雖說他的事，卻又正擊中了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人群，如站在山頭往峽谷扔一塊石頭，滿峽谷都餘音迴盪。」

傳統與創新，是很多人在創作中很難拿捏和把握的，但在賈平凹看來，這兩者完全可以兼融。談及傳統，他說：「你的背景是大海，你才可能波濤洶湧；你的背景是溪流，你只能淺顯纖弱。」而在論及創新時，他則表示，創作思維首先必須是開放的，只有思維開放了之後才能在藝術家世界、領域裏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發現不了的東西，而這就是創新——藝術的靈魂就是創新。

「我是一個專門寫書的作家，要從事一輩子的寫作，如果不進行創新，就會越寫路越窄。」此次「跨界對話」也給了賈平凹一次新的嘗試，同時也是一次學習的機會。「無論是繪畫還是別的藝術領域，如果總是在一個圈子裏，思維就只在一個固定的小圈子裏，那麼境界會越來越小。因此要進行跨界交流，關鍵是角度的互相碰撞，碰撞的過程就是思維開拓的過程。」



寫出時代的精神狀況

作為中國當代知名畫家，中央美院教授武藝近年來的一系列佳作享譽海內外。在此次與賈平凹的新書分享會上，他表示，自己關注賈平凹的藝術作品20多年，這場對話則醞釀了5年，其間從閱讀到行走，從資料到話題，都進行了精心準備。在武藝看來，文學家、詩人能夠更開放地對待生命，美術、繪畫則專業性更強。他希望通過兩人的對話，能夠拆解當前專業標準對中國當代新繪畫的認識，從而找到藝術上的突破，恢復繪畫的本體。

「兩位先生的對話不是簡單的對話，而是兩個站在一定高度上的文學家、藝術家之間的深層交流，因為他們自身都帶了光。」浙江傳媒學院教授楊大偉在評價《雲層之上》時認為，在此書之中，賈平凹道出了寫作之外的繪畫，武藝則說了很多繪畫之外的寫作。他們談及的問題都是在各自幾十年的實踐中梳理出來的肺腑之言。中國美術學院教授王犁則認為，這兩個人是極力邊緣自己，卻總被時尚關注的現代藝

術家；一位是極力強調本土敘述，而作品總被翻譯成各國文字的文壇大佬。他們坐在一起的時刻，那些話題中的鋒芒閃現，哪怕是「雲層之上」的暗對，也會閃爍出時代的精神狀況。

「文字和繪畫中都包含着賈平凹先生和武藝先生由人生和生活所啟發的一種藝術思想。」在當日的分享會現場，著名書畫家、國家一級美術師姚震西，從讀者的角度解讀了這本新書的思想內涵。「雖然這本書是賈老師和武藝老師的對話，但其中也包括了很多人意見和思考，他們在默默聆聽和記錄，書籍不是單獨個人的思想，更是整個文化時代的發聲。」

沒法被正確書寫的中年故事

中年人是容易出故事的群體，但中年人往往又是最沉默的一群。經典小說裏，寫到美好的愛情、青春的悸動，往往都和年輕人有關，寫到中年人時，就是黏稠、動盪與不安的人生了。

讀到譚飛小說集《在一個沒有酒的酒局，我們聊聊愛情》，不由又對中年額外多了份深意。這些年，中年身上被貼了不少標籤，「油膩」中年也好，「青春期過長」也好，「願你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也好，中年群體似乎並不願意安守本分，就像一口夏末的池塘，微風拂來，總想漾起一抹春光。

中年人不服老，終於在社交媒體上激起了年輕人的反感。前些天，社交媒體上興起一股批評音樂人朴樹的風氣，說他總是販賣「少年人設」。譚飛的小說集面世後，不用擔心承擔這種批評，他的這本新書中，沒有刻意突出少年氣，當然也沒有裝作不經意地流露暮氣，絕大多數篇幅中，都是小心翼翼地挑開中年生活那沉重的窗簾，讓人看到窗簾背後的風景——不是「風景」，癡狂的「癡」，盆景的「景」。

中年婚姻就是這樣一個「癡狂的盆景」，它有著一幅別致的造型，這造型顯然是通過鐵絲對柔軟的樹枝進行固定後留下的，它的枝幹難免有些扭曲，但有風經過，葉子避免了還要嘩嘩作響。書中《模範夫妻》寫的就是這樣一盆「盆景」，在朋友面前，丈夫張文和妻子阿珍飾演着夫唱婦隨的角色，但他們都知道，每次從外面回來需要單獨面對的是，他們各自都是一隻需要洗掉自己氣味的貓，保持着客氣乃至於冷漠的距離。

寫中年婚姻，菲茨傑拉德是把好手，他的《美麗與毀滅》，被村上春樹這樣評價「把種種相反的感情，逼仄擠壓在一起」；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更不用說，這是一本讀了令人會對婚姻產生絕望的小說。讀譚飛寫中年的小說，我試圖把目光從過去與經典當中，轉移到這個時代，屬於當下中年男人的身上，去發現他們的外在氣質和精神氣場，並嘗試去進行一些銜接。

讀完本書之後，捕捉到的信息，與被「油膩、庸俗、倦怠」等關鍵詞拼湊起來的男性面孔，是相反的。看到更多的，而是他們身上的清冷、孤

獨、脆弱。其中，《一個上海人在上海》中的張飛鈺，尤其具有代表性，「寫日記時是他一天當中最自由的時光，可以不用看任何人的臉色……」，張飛鈺這樣的男人，難道真的是中國男性群體的鮮明面孔嗎？

從社交媒體、輿論以及女性群體那裏得到的反饋，顯然不是這樣的。被刻畫、被呈現、被推送的中國當代男性面孔，已經失去了詩意，失去了反抗，甚至失去了站立的可能。對男性群體的種種嘲諷，永遠是有理的、正確的，甚至男性群體也以此為樂。羞於面對內心，懼於公開表達自己，耽於幻想……也可以說，中年男性故事沒法被正確地書寫，很大程度上，的確是自身原因導致的。

所以，我覺得譚飛的這本小說集，是出於對男性群體的某種關切與憐憫而寫就的。作者使用了一些包裝手段，酒與酒局，酒前與酒後，愛與愛情，情與情愛，在本書裏被「分割」清楚了。而在日常生活中，男性通常會將上述種種混雜於一體。混成漿

書評

文：韓浩月

《在一個沒有酒的酒局，我們聊聊愛情》

作者：譚飛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糊，混成嘔吐物，混成灰中帶黑的人生色彩，目的就是拒絕清醒，不當一個可以在正確時間做正確選擇的人。

《致我永遠無法知道真相的哀傷》中的老蘇，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吧，他像一隻逐漸枯萎的泥鰍，試圖掙扎着穿過自己製造的黏膩生活，愛情成為他唯一的出路與救贖，然而在心愛之人小昭死去之後，他還要依賴友人對真相的隱瞞，來繼續自己不願後悔與抽泣的人生。

一部小說集，八個故事，《在一個沒有酒的酒局，我們聊聊愛情》提供了一個走進中年男女、走進婚姻真相的樣本，這樣的閱讀，會讓讀者面部的笑容逐漸消失，進入一個可與自己交談的半虛構半真實的世界。

書介

成為西蒙波娃

作者：凱特·寇克派翠
出版：衛城出版



西蒙·德·波娃，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女性知識分子之一。她在世時，就已寫下許多回憶錄，但礙於時空背景、社會觀念且涉及他人，所以仍有許多細節被藏匿、許多真實心情被噤聲。

這本最新傳記全盤檢視過往波娃的自述，綜合最近幾年才公開的波娃日記與私人信件，補足了過往未曾被看見的細節，也澄清了社會與時代對她的種種誤解和批評，還原了立體而動態的細微面貌。本書不僅能讓我們全面且清晰地看見波娃與她所處的時代境況，看見她如何奮力回應那些阻礙與挑戰，更讓我們藉由審視不同時代的另一個靈魂，來更深刻理解自己的時代與自身所抱有的價值觀。

我的奮鬥2：戀愛中的男人

作者：卡爾·奧韋·克瑞斯高
出版：木馬文化



《我的奮鬥》為2009-2011年間所創作的半自傳小說，共六冊，主題分別為：死亡、愛情、童年、工作、夢想與思考。克瑞斯高在第一冊《父親的葬禮》以死亡作為開篇，談論了父親於他的意義及父親悲慘的晚年，他大膽地揭露了自己的生活，直白且露骨的創作風格吸引了無數讀者，光是在挪威的銷量就突破了五十萬冊。在接續的第二冊《戀愛中的男人》裏，他描寫的是如何與第二任妻子墜入愛河的故事。從追求、戀愛、結婚到生子，克瑞斯高完整地記錄了一段愛情中最熱烈與最黑暗的時刻。

打算把錢花個精光。佔有欲強、咄咄逼人的寡婦母親，和優柔寡斷、似乎不想長大的成年兒子，看似不和的兩人，一路上演鬧劇般地互不相讓，古怪的默契又意外令人動容……如同前作《淘金殺手》，作者派崔克·德威特的小說語調再輕鬆滑稽、漫不在乎，情節再荒謬歪漏，對白再辛辣好笑，都不妨礙他冷不防地拋出值得深思的哲學問題，人要去哪裏才能活得自由？天生氣場難自棄的法國西絲當然有被討厭的勇氣，她看似什麼都不缺，誰能明白她缺少什麼？又有多少人能夠像她這樣野蠻地活著？結局令人回味無窮。

野蠻法國行

作者：派崔克·德威特
出版：時報文化



曼布克獎決選《淘金殺手》作者派崔克·德威特最新黑色喜劇傑作。豪門寡婦法蘭西絲的人生計劃，就是在沒錢之前死掉。沒想到廿年過去了，她還活著，於是帶著兒子前往巴黎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v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閱讀興趣

小時候我幾乎每天都去公共圖書館，有時借書，有時坐在那裏看完一本書。我喜歡看書，家裏有很多圖書，我特別喜歡福爾摩斯系列，四十多集全系列都有。其他的偵探小說我也看，幾乎每天都要看一本書才開心。但升到中學後，就不看書了。除了因學業繁忙外，還有就是不想放學後也看書。為培養閱讀興趣，我想到了以下方法。

首先設定一個目標，達成目標後便獲得一個獎勵。如一個月完成十五本書。這方法令自己更有動力，對我來說，有獎勵，達成目標變得容易。第二個方法是先由漫畫書開始，漫畫書比起一般的小說，更易上手。漫畫書除了有文字外，還有一些有趣的畫，看起來就不覺得枯燥，有時一不小心就看完一本。習慣看書後，便可嘗試看一些只有少少圖畫的書，之後就可開始看一些沒有圖畫的小說。這樣循序漸進，就可逐漸養成閱讀興趣。最後一個方法是多到書局逛逛，雖說本身對圖書沒有興趣，但當你走進書局後，被裏面的氣氛影響，就會開始看書，雖然一開始大多數都只是看書的封面和書名，但多到書局可能令你找到一本適合你的書，找到一本你真的很感興趣的書。

文：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3B 陳曉濤